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四辑



上海亲眷

万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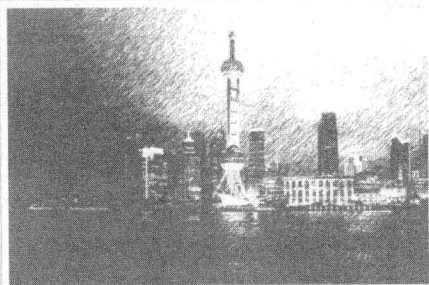
[illegible]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四辑



上海亲眷

万芊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亲眷 / 万芊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 10

(微阅读 1 + 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0808 - 3

I. ①上… II. ①万…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2395 号

上海亲眷

万 芊 著

出 版 人:姚雪雪

组稿编辑:陈永林

责任编辑:赵 霞 游灵通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2

版 次: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28 千字

书 号:ISBN 978 - 7 - 5500 - 0808 - 3

定 价: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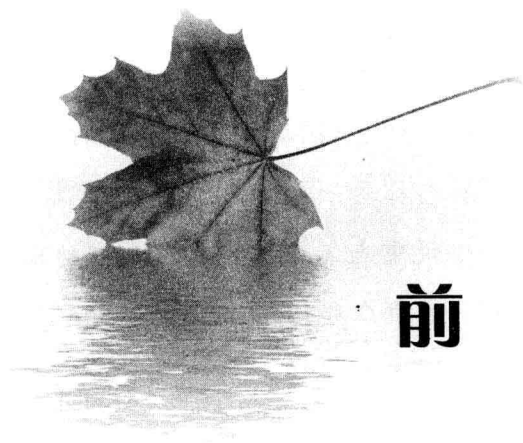
赣版权登字:05 - 2013 - 362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0791 - 86895108

网址:<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2013年8月



目 录

半夜急救	1
湖歌女	4
陪你湖边削水片	7
桥墩	10
不祥的老宅	13
大辫子实习老师	15
新皮鞋，旧皮鞋	18
铁哥们	20
校工阮山	22
女儿锁	24
书签	27
校工田楠	30
一件呢大衣	32
找呀，找呀，找呀找	35
分羊	37

酒鬼阿炳	39
老镇恩仇	42
河豚王	45
泉水叮咚	48
寻找宋一鸣	50
捉奸	53
一窝小鸡	56
挠背	58
寻找配型	60
守桥	63
换画	65
亮亮的家	67
蟹蝴蝶	70
复仇	73
绑票	75
古樟神树	78
踏船	81
最后的影剧院	84
梯子	87
守蟹	90
扶贫	93

盐水瓶	96
杂货棚	99
鸟祭	102
再教育	104
赤脚开车的大姐	106
总工程师的小心愿	109
家有两女	112
邈兮千金	115
芋茺头	118
留门	120
目击者	122
驱邪	124
求助	127
劝哭	130
特困户	133
傻傻男孩李里	136
善良的欺骗	138
上海亲眷	140
夜半惊魂	143
金丝鞋垫	146
丁家好婆	148

乡音	150
犟哑巴	152
匪兵乙	154
金龟	156
艮头麻子	158
神汉赖巴	160
捉蟹	162
赌王	164
一幅浴女图	166
刘世康的床	169
独木桥上	171
驼背阿炳	173
三官	175
阿瑞	177
支撑	180
玩笑档案	182



半夜急救

半夜十二点多，夏院长刚抢救了一名酒后溺水的民工，才回二楼值班休息室想喝口咖啡缓缓神，手机又局促地响了，是外科值班医生打来的，说是急救室又来了两个车祸病人，有一人伤得挺重。

夏院长是陈墩镇医院管业务的副院长又是外科医生，还是这晚的值班院领导。一接电话，夏院长便匆匆来到一楼急救室，只见两张急救床上，一边躺着一人，都是三十多岁，男的，浑身是血。一个在呻吟，半边脸已经肿得变了形，血流不止。另一个，一眼能看到的是有一条腿断了，人昏迷，神志不清。

夏院长吩咐了几句，先动手抢救断腿病人。人手不够，夏院长让护士把内科值班医生、护士都叫了过来，还让给在家的骨科医生、麻醉师打电话，叫他们马上赶来。

输氧、输血、清创、消炎、用药、缝合、检查……

急救室里，一切有条不紊。

不一会儿，骨科医生、麻醉师也赶了过来。断腿病人做了检查后被推到了楼上手术室，继续抢救，开始做接肢手术。按理说这么危重的病人最好转送市医院，那边医疗技术和设备都要比他们这乡区医院要好，但夏院长担心路上出事，这病人已经耽搁了好长时间，只有马上手术。

手术进行间，夏院长问值班外科医生：“这两个车祸人怎么过来的？谁送过来的？送的人呢？”

值班外科医生说：“是脸受伤的人自己开着摩托车驮着断腿人过来的。过来时，倒在医院大门内，浑身是血，吓坏了保安。”

“又是摩托车？”夏院长心头一凉，又问，“他们有没有说在哪出的车祸？”

值班外科医生一脸困惑，说实在的，这两人，一个昏迷，一个死不



开口，连最起码的缴费、签字手续，都无法弄。

“他们不像是在附近出的车祸，你们说呢？”夏院长仔细看了伤口说。

值班外科医生手上忙着，嘴里说：“是的，从创面看，他们受伤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只是我没想通，他们怎么不去市里的几个医院，偏要赶到我们这偏僻的乡镇医院呢？这两人伤得蹊跷！”

夏院长吩咐一旁的内科护士，说：“你去，抓紧做几桩事。一桩是把那个脸上受伤的人送特护病房，安排特护，不能脱人。第二桩是你给我家里打个电话，让我女儿马上来这里。说我这里有事让她过来帮忙。”

夏院长的女儿是市一院的外科医生，读的是博士，专攻心血管。只是，熟悉夏院长的几个医生都知道，夏院长女儿夏阳半年前出了事受了伤，一直在家养伤。夏阳怎么受的伤，夏院长自己没说，但医院里消息灵通的都知道。夏阳从医院里值夜班开车回家下车进楼道时，被骑摩托车的飞车贼抢了包，抢包的人很恶劣，车子突然从黑暗里窜出，打了她一铁棍，把她打翻在地。打的是腿，很狠，一条腿当即被打折。夺包时，夏阳看清了抢包的两人，三十几岁的男人，报警时她愤恨地说，这两人，烧成灰，她也认得。

一个多小时后，夏阳来了，拄着拐杖，缓缓进了手术室。进了手术室，夏阳看了看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与父亲夏院长的眼神对视交换一下，两人似乎什么都明白了。夏阳没说话，坐在一边，默默地看父亲做手术。夏院长虽说已 59 岁了，然眼神和手的灵活，仍然不会输给已经有了五六年手术经验的女儿。女儿坐在边上，默默地看着。一会儿，有医生进来，拿着检查报告，告诉夏院长一个惊人的坏消息。检查发现在这断腿人胸口离心脏非常近的地方有一枚金属针，针尖已影响到了心脏，需要同时手术。

夏阳再也坐不住了，跟父亲说：“这个手术，我来吧。”夏院长清楚，在当事人没有能履行任何签字的情况下进行手术，要冒巨大风险。但若不马上手术，断腿人很可能因为心脏被刺而下不了手术台。夏阳做了一番准备，便为断腿人做起了胸口取针手术。腿受过伤，正在恢复当中的夏阳，站着手术，自然很累，做了一会，累得厉害，便小坐一会歇歇。而一边的夏院长正做着断肢再植手术。两台手术同时进行，父女俩只消眼神传递，便能默契配合。

几个医生护士一直忙到第二天上午九点多，才把断腿病人身上的几



个手术做完。从昏迷中抢救过来的断腿病人被送入了特护病房。

好几个小时站下来，夏阳累坏了。手术结束，夏阳问：“爸，你怎么知道是他抢了我的包？”

夏院长说：“我只是有一点小小的预感，我让你过来就是要让你看看到底是不是他们。其实，我不是让你来做手术的，却被你赶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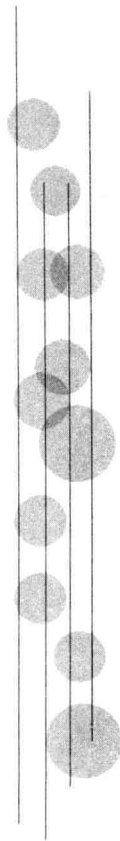
夏阳说：“没办法，一进手术室，手就痒，遗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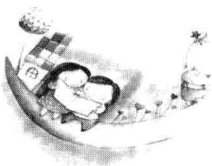
夏院长后来听说，那断腿人使的苦肉计。那插入胸口的针叫“拍针”，是事先花钱叫无良的人插进去的，一旦作案败露，他们便拍胸自残，嫁祸他人。

夏院长想想心里还是有点后怕，幸亏叫来女儿，幸亏及时手术，幸亏手术成功。

第三天，断腿人脱离了生命危险，人在特护病房，走廊里有民警二十四小时轮流看守。一直到康复，这两人才先后从医院转到市看守所。

临走时，断腿人说要见一眼救他的人。夏院长没同意。断腿人有点失望，临上警车前，朝着医院大门，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





湖歌女

陈墩镇医院是老的庙宇改的。老庙的黄墙被粉刷成白墙后，老庙成了医院。只是年代久了，有些白墙剥落了又露出些黄墙。远远瞧去，黄白相间，像小孩尿床后的被单。原先大殿前的两棵银杏树，高高地伫立在病房院里，遮天蔽日。

医院三面环水，外科冯医生住在后院，紧贴一边的湖面。一推窗，就能招呼湖边窗下摇过的小渔船。

省城来的冯医生是远近出名的“一把刀”。而“一把刀”的冯医生却不敢给肌瘤出问题的妻子尤医生动刀。刀是他们的导师亲自动的，导师告诉他们，病情不乐观。

尤医生是医院里的妇产科医生，开刀以后的尤医生在家调养。术后调养的尤医生需要营养，湖里新鲜的水产是他们的首选。每日早晨，冯医生推窗探身，等候湖边窗下小渔船。

每回，冯医生推开窗户时总能见一条小渔船在不远的湖面上游弋，总能看到一张黝黑的脸、一对明亮的大眼、一口雪白的牙齿、一双小脚丫，那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大女孩。鱼很新鲜，价钱也不贵。有几回，窗外有歌声传来，悠悠的，很随意的吟唱，如天籁般美妙。冯医生推窗时，一眼就看见了那熟悉的身影。

养病中的尤医生，总觉得日子过得很慢，每日早晨听姑娘唱歌，成了尤医生每日的期盼。尤医生说听窗外女孩唱歌，比喝鱼汤给人精神。有一回，买了鱼，冯医生突然说，姑娘，亮出喉咙完整唱一首。姑娘落落大方，大眼一忽闪，亮开喉咙便唱：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

面容憔悴的尤医生倚在一边的窗框上，陶醉在歌声中。探出身子的冯医生竟然发现两边沿湖的窗户一扇扇推开。歌声稍停，掌声四起。



姑娘唱毕，乖巧地说，《洪湖水》献给阿姨。闭目陶醉的尤医生，淌下了两行热泪。

之后，姑娘送鱼过来的时候，总是伴着令尤医生陶醉的歌声。姑娘的鱼在医生中很好卖。

日子久了，大家知道姑娘叫小兰，银泾村的，家里女儿多，她是老四，只读了五年小学就辍学帮父母捕鱼卖鱼为家操持。

尤医生跟冯医生说，认小兰做干女儿吧？冯医生知道妻子的心思，做了手术，尤医生已不能生育，但尤医生很喜欢孩子，只是工作太忙，一年年耽搁了。认了小兰，尤医生决计把小兰送进省城。问小兰，你愿意到城里唱歌吗？小兰忽闪着两眼，点点头。于是，尤医生支撑着带小兰乘轮船乘火车到了省城，给小兰添了好些衣物，把小兰交给了自己在大学里教书的父母，还给了好几个月的生活费。小兰进了省里的小歌班，学习唱歌。半年后，小兰给干妈带来了好消息，在省里的民歌比赛中她得了个头等奖，奖到了三十块钱。那是一笔不错的钱。做医生的他们每月才五十二块工资。懂事的小兰给干妈买了一个假发套。

转眼五六年过去了，小兰出落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从省里到全国，得了好多奖，名声一天天在增大，小兰的绝色乡音吸引了好多歌迷。省音像公司为她出了歌带，她又成了省剧团的正式演员。在家寂寞养身的干妈，每天都在留意广播里突然传来的小兰的歌声。

突然的一天，小兰出现在干妈跟前，一脸愁容。干妈问，怎么啦？小兰哭着说，天塌下来了。那年，小兰才二十。做了那么多年妇产科的干妈自然知道事情的严重后果。小兰只哭。尤医生说，有干妈在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尤医生支撑着身子，破例去手术室为小兰做了手术。

术后，两个女人在家里躺着，极其疲惫。天气又闷热，冯医生怕她们遭风寒，又不敢开窗户，只能不停地在两个女人之间忙碌着，轮番用干毛巾为她们轻轻擦拭额头上的虚汗。歇了几日，小兰又回了省城。生活似乎又回归了平静。然两年后，尤医生再也没有挺住。弥留之际，小兰正在北京冲一个全国大赛，冯医生没有让告诉她，不让她分心。尤医生最后的一句话，跟冯医生说，好好地照顾小兰，像亲生女儿一样。冯医生答应，她带着安详永远地离开了。

正是尤医生断七的忌日，冯医生为尤医生放着她生前喜欢的歌，自然是干女儿小兰唱的。傍晚时分，冯医生突然觉察到敞开的门外有些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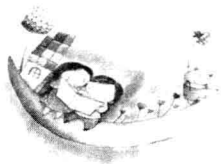
样，出门一看，大吃一惊。门外昏暗的树丛边，小兰的身子蜷缩着。冯医生在扶小兰时，摸到了一手的鲜血。

冯医生急忙把小兰抱进了急救室，为她缝合了割开的手腕，洗了肠胃。被抢救过来的小兰，仍处于迷离沮丧绝望当中。冯医生寸步不离，静静地守候在干女儿的床边。

渐渐醒来的小兰，抽泣着，好半晌，哽咽着说，干爹，我对不起你，真的对不起你和干妈。可是，我心里真的很苦。在城里，我啥都不懂，啥都不会，傻得没有哪个傻女人比我更傻了。

冯医生平静地安慰着她，说，是我们对不起你，弄乱了你原本很平静的生活。如果城里实在呆不下去的话，就回来。这里是你的家，这里是你的避风港湾。

小兰忽闪着大眼，噙着泪，点点头。



陪你湖边削水片

李楠随支边的爹娘从遥远的新疆回到陈墩镇落户的那年，十二岁。李楠是个旱鸭子，却又特别喜欢玩水。李楠玩水的时候，李楠的爹娘很不放心，整日提心吊胆的。后来，李楠在学校里认识一个好水性的同学，这同学叫大双。大双水性好，能够一口气凫过一条很宽的江，小小年纪还下河救过落水的小孩。就是大双功课不怎么好，老是挨老师的埋怨。李楠愿意跟大双好，大双自然乐意，一有空就陪李楠去湖边玩水。

陈墩镇边上有个湖，叫淀泖湖。湖面宽，浅滩多。那些浅滩很特别，一走能够走过去半里地，都是很坚实的滩地。滩地上铺满贝壳、螺蛳壳、碎砖、瓦砾、瓷片。听镇上老人说，湖底有沉下去的老街，说是唐朝时的。乡下畍河泥时，总有木井圈、小街面石、瓦片、碎碗盆被畍起来。

李楠和大双，常常在湖边捡了瓦片削水片。一甩手，瓦片贴在平静的湖面上飞出去。每回，他们总齐声数着瓦片点水的次数，谁点得多，谁就是赢家。大双是从小在湖边玩着长大的玩削水片高手，李楠长进也蛮快的。每回大双略胜一筹，李楠不服输，总是一局局比拼下去。每次回家，总是很晚。

这当然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没想到的是，在这过去的三十多年日子里，李楠还常常约大双去湖边削水片，一削削出了名堂。李楠从玩水到玩水里的碎瓷片再到开古玩店出售古瓷片饰品，这些年便转身成了镇上排得上号的古玩店老板。两人的友情也一直像相约削水片一样亲密。只是知情人说，李楠虽说喜欢水，还是一直不会游水，有几次掉水里都是大双奋力救起来的。李楠爱碎瓷片，大双为李楠从湖里捞出过多少碎瓷片，已经没法算了。然大双自己无所谓，这自然不关旁人啥事。倒是李楠做了老板后还是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在大双儿子二俊初中毕业后再也读不成书的时候，伸出手，让二俊在自己的店里做事，每月给一千



六百块工资。

其实，二俊是个愣头青，人高马大然脑子转弯却总是慢那么半拍。这让大双一直提心吊胆，知道是李楠在有意帮他，觉得从小结交了这个削水片朋友，很值。听说二俊在店里总要犯点小错，这让大双心里窝得慌。

这日，李楠进了一批货，说是人家从海中的大船里捞出来的，难得的好货。李楠知道二俊手重，专门吩咐二俊不要碰货。忙了好一阵，李楠还是发现有一件原先摆在那里的好东西莫名其妙地碎了。店里就三人，他、老婆和二俊。他、老婆都挺小心，没失过手。不是二俊，会是谁呢？

二俊不认错，说自己没碰过那东西。李楠老婆就心里犯毛了，问二俊，那是我自己弄碎了赖你的？！

李楠忙打圆场，说碎就碎呗，你也没看见二俊碰过，他自然不会承认。

二俊心里不爽，第二天早上赖在床上不肯上班。大双见二俊赖床不上班知道二俊没好事，便来李楠店里打探。李楠老婆要说啥，李楠不让。越是不让，大双越是心里窝得慌，逼着李楠一定要说出瞒他的事来。李楠被逼没法，只能说了。大双心里自然过意不去，说，李楠，你说个价，我赔。

李楠说，啥赔不赔的，小孩子有点毛手毛脚很正常的，怪我没吩咐清楚，他还以为是平时不怎么值钱的新东西呢。大双听了，逼得紧，我赔，我一定得赔，得让二俊有个教训，有个记性。

李楠老婆在一边说，赔是我们李楠不会让二俊赔的。只是二俊老是在店里这么不小心，我们要亏死了，现在生意本来难做，看来要关门了。

李楠听老婆不阴不阳说话，火了，推她到一边说，我跟大双玩水的时候，还没有你呢，在我跟大双之间，没你说话的份。

大双铁着脸说，李楠，你当我朋友，你就说个价，你不说，是看不起我。推让了好久，李楠无奈，只能说，不瞒你大双说，要是其他东西我心里一定不会心疼，但这件东西，确实让我心疼。赔，你也赔不起。你实在过意不去的话，就意思意思。大双追问，到底多少？李楠说，五万，进价，真的，我有底，你意思意思给个小数，五千吧。大双回家取了钱，算把东西赔上。

李楠接了钱，说了一连串歉意话。说，这样吧，你这件东西也不要